

# 我的孩子

文字創作 □ 吳泰清

構圖創作 □ 陳鉉煒

我拼命地工作，給孩子補習，補最貴的，給孩子吃最好的。我不買漂亮的衣服給他，但是我用最昂貴的藥材去補他的腦子。



今天公園裏又沒亮燈了。

我蹲下來，解開小莉頸上的鐵鍊。它就高興地往前跑。我在它之後，沿著公園外漆黑的石磚路走著。今天夜風很大，可以看見天上的雲在月亮上移動。

孩子已經三個月沒回家來了。怎麼不回來看看他心愛的小狗呢？放暑假的時候，每夜我們父子都要帶著小狗，在這公園外散步。小狗在我們前面跑著。孩子總很少說話，他總是說：

「你只想照著你的想法去做，從來不尊重我的意見。」

最後那天，在他北上之前的夜裏，照樣是在晚飯後公園外的散步，我叮嚀著他，你出門在外要好好照顧自己：

「爸爸十三歲就從鄉下到高雄來做工，每次感冒的時候都會偷偷地哭，心裏想著別人有爸爸媽媽在疼愛，我卻沒有。」

孩子聽了嘻嘻笑了兩聲。

唉！我從十三歲那麼小就到高雄做工。哈！就一個那時候一天賺五塊半的小工，現在他的兒子已經在讀醫學院了。這實在是了不起的成就。嘿！從我做工人開始，一直到我合夥開了工廠，再一直到工廠倒閉，我一生的事業就像船過水無痕，什麼成就都沒有。但是我畢竟賺足了錢供我兒子讀書，那考上醫學院的兒子就是我，他的成就不就是我的成就嗎！

孩子就像當年的我一樣，勇敢地踏出家庭，到台中去唸醫學院去。這個階段的他就是當年的我；從家裏逃出來，到高雄做工一樣。唯一不同的是，當年的我只是個被頭家打罵的小孩，如今的我是個大學裏昂首闊步的醫科生了。

大概一直要等到學期結束，孩子才肯回家來吧。他在外頭自己兼家教，也不必回家來拿錢。真是像離巢的小鳥，一去就永遠不再回來。虧他那麼疼小莉，也不找個星期天回來看看它。瞧我把它養得多好！

耶？小莉？小莉？又跑到那裏去了？

「小——莉——」

氣死了！氣死了，又躲起來了。

咦！會不會是這個？

他媽的，原來是一袋垃圾，

會不會是躲在那輛車子底下？

「小莉，再不出來，打死。」

哎！早不該放它自由地跑的。鍊著它牽著走，它就不能每次都躲起來和我捉迷藏了。偏偏我又是半個瞎子，那裏找得著它。可是孩子暑假和我在公園外散步時，都是鬆開小莉讓它自由地跑著的。所以我好怕鍊著它，就會失去了和孩子在一起散步的感覺。他有三個月沒有回家看小狗了。

這裏暗漆漆地。我的眼睛又不行。這再一次讓我回想起我三十歲時的那次意外。我在工廠裏焊鐵條，沒有戴上鐵面罩，結果火星噴進眼球裏，我痛得倒在地上，心中只想著：

「完了，我要瞎了。」

我不敢去看醫生，他會告訴我今後幾週內必須休息，不能工作。他會勒索我一大筆的診金。他們生活得高高在上，而我們工作得像條狗一樣。

我狼狽地回家。妻子哭泣著。

孩子忙著往冷凍庫冰進毛巾。一條又一條地遞毛巾給他的母親，敷在我燃燒的眼睛上。只有冰冷的毛巾能使我的灼痛減輕一點。孩子一定嚇壞了，他心中一定是想著：爸爸要瞎掉了，家裏要更窮了。唉！那本來就是一個不怎麼體面的家，一個月幾百塊供養起來的家。可是無論如何我是個男人，我不能讓老婆養我。

孩子長大後會歧視我。

可是有什麼辦法！我要瞎了！

那個禮拜，兒子在小學裏通過一個智力測驗，被選為高雄市的資賦優異天才兒童，要接受天才教育。而我偏偏要瞎了。

兒子貼到我的扶手來。我痛苦地仰著頭。冰毛巾被換走。一會兒，換上新的。

「爸爸，你會不會瞎掉。」

我幾乎跪下來求你了，孩子。求求你不要去讀文組，如果你不去考醫科，爸爸只有死路一條。可是我打了你三天，你忍著痛和滿身傷，還是要去讀文組。

我威脅不讓你讀書了。我拿菜刀要剝掉你的小指。如果能讓你當上醫生，逼你當上醫生，你失去一截小指，照樣也能享有高貴的醫生生活。老爸寧願剝去一條手臂來賠償你。可是你逃了，離家出走。

好不容易找你回來，你狠心地說如果強迫你放棄文組，我只有失去你這個兒子。二者讓我選擇一個。可是我們家族世世代代好不容易出了你這一個天才，你是生下來要來拯救我們家族的啊！你將來一定要光耀門楣啊！

唉！這傢伙，躲到那裏去了！

「小莉，出來啊！小莉啊。」

做老子的竟然這樣屈辱地。那一個晚上，好像他是爺爺，我是他的孫子似的。他終於答應要考醫科了。

他是怎麼會答應的呢？唉！算了，別再記起了。總之，只要他答應去考醫科，我再怎麼放棄尊嚴都是值得的。這孩子生下來我就注定他是個醫生。不論如何我都要他走上這條路。

不知不覺地我又撫摸著失去的這截指頭。心中又苦又甜。

這孩子，從小就只愛對著小動物說話。如今小莉又躲起來，找不到了。以後只怕他暑假也不會想回家來的。可是畢竟他是個準醫生，而他是我兒子。我終究也改變了我家族的命運。

小莉，你出來啊，別再玩了，我要回去了！你這次可不要真的躲丟了！唉！我的眼睛。

丟了，真的丟了。不再回來了。

我坐在公園外，心中想著我最榮耀的孩子。莫名其妙的眼淚就流出來了。唉，我最心疼最心愛的孩子。

怎麼頭上和肩膀都辣辣的。

太陽出來了？

太陽出來了！

而我眼前還是一片黑暗。十二年後，國小六年、國中三年、高中三年。十二年後，我真的瞎了！

在那一瞬間。嘿，有一際光箭穿進我的腦底。我一把撕下眼上的毛巾，看著眼前濛濛霧霧的孩子，這是一個天才兒童哩！我用力瞪大眼睛把他看得仔細，眩散的亮光使他宛如披上一件白袍，而看不清他本人。

是個白色的影子，流光閃動般。我躺在手術台上，醫生要在我眼睛動手術。

我突然想出這個主意。三十年來從來不可能想過的這個主意，一個吞噬一切的野心吞噬了我，我可以做到的，我會成功的，一切條件都具備了。只要我不放棄地去做。

「我不會瞎，爸爸不會瞎的。」

我是個工人，原本我的世世代代都可能是工人。孩子國中畢業就要到工廠去混，叨著香煙做個學徒，就像我一樣。但是這個孩子不同，他有智慧，我要栽培他，將來我的家庭要出現一個醫生，我一個工人家庭的世世代代下去，要由我這一代開始改觀，我的孩子將來是個醫生，我的孫子也要飛黃騰達，從此我們家人要在上流社會生存。

從此我眯著眼，貼進機器去工作，沒有人知道我根本幾乎是個瞎子。我無法正常地去看這個世界，光線都是混亂調散地。我只能看見機器，看見鈔票的顏色。我拼老命地工作，給孩子補習，補最貴的。給孩子吃最好的。我不買漂亮的衣服給他，但是我用最昂貴的藥材去補他的腦子。

成績一有不理想，我便狠狠地抽打他。

唉！這孩子挨我的打也夠多的了。但是為了他的前途，我也只有忍著心痛。如果割我一塊肉能讓他成績高一分，我也願意。只要將來他風風光光地當上了醫生，就會想起老爸的苦心，而記不得那些鞭子了。

沒想到孩子升上了高中。竟然不給我讀自然組，要去讀社會組。說是什麼文學、哲學、生命。實在太不懂事了。孩子那懂得什麼叫生命。當你要不眠不休的工作以應付生活時，你才知道什麼叫生命。你沒必要去體會生命，當個醫生活得多好。現在有我養你，將來你不當醫生，又要像我一樣透支明天的生命和健康來換取今天的三餐時，我們家就世世代代抬不起頭來。我害怕這種卑微的生活，你不要讓我失望啊！